

蒲

室

集

四







蒲室集卷之十三

豫章 釋 大訢 笑隱

說

冲默字說

古渝圓照師月公名其後曰德照將俾嗣其明以不  
匱照克服訓鋒淬膏潤肆勤于業以渝處遐壤無以  
振厥美於是南游萬里來有當其志者胥會于錢唐  
請曰古以字稱敬其名也幸辱之字辭不獲因進之  
曰拙盛而魄生薪炎而燼棄憇其明之傷焉人有靈  
府物之綦明者也荒怠以蔽之私智以鑿之明於是

說卷十三

一

施刊

乎替其有治之者不及焉則過焉闢茸者嫌於汙皦  
皦者害其察故君子學以繼其明明必守之晦而後  
照之義終焉字之冲默其可乎老氏曰知其白守其  
黑為天下式似之矣復祝之曰鑑予匪形淵予匪深  
無曰左右惟帝女臨予慎厥武孰圖其覆予劄于口  
遠莫予復敬之敬之福履具宜曰有令德曰有威儀  
圓照之室施于瓜瓞尚昌于世以薦嘉字

開通夢字說

佛鑑居仰山以茶陵開禪者絀維其衆衆悅之相與  
字之通夢稱焉於其有請於予乃進之曰若知夫通



之說乎聖人之教人也因其明而牖之若四闢以達于奧使學而至於通則善不可勝用矣其或有優於學而弱於實通諸古而繆於今猶迂轍以即途膠舟而求濟者不通於事也是以君子外而不隘和而不流默其智以容居易以俟命又必觀其時之通而後能大有為也故學不通不足以為善事不通不足以居衆時不通不足以傳道而學所以為己適於用者為人乘時以有為者將以信於天下垂之後世也學也事也勉乎己者也可能也時者天也人不可能也明夫二者其庶乎始終矣通之義備矣咨爾通窳

式和且脩不念佛鑑或貽之羞

繼齋說

大同張氏家百口不分兄弟相與謀曰古之受土賜姓何十百族今子孫或繼或絕漫不可考其可聞而知與吾高曾祖父同時為鄰里媿舊以貴顯富盛者求其後其若某已無幾況其田廬器物者乎自吾有姓以來至吾高曾不知幾世由高曾至吾又幾季而先世遺業故無恙非吾宗碩德厚澤能若是耶自彼秦人家貧子賤出贅父子異處昆弟相訟相擠以禍幸其凍餒覆絕如路人不知之願者世相望也使吾不



知戒而思能保其後之必無是乎於是計其田若干  
畝推大宗之長主之籍其口衣食稟給喪祭婚娶各  
有筮咸家之長幼適庶臧獲均有養焉歲閱其贏以  
備不虞又慮其不知教或陷于辟則先志墮矣廼粹  
書數萬卷列羣從子弟與鄉之俊造日講說其間作  
堂曰同善樂取於人也齋曰繼齋責子孫世守之也  
而求諸能文辭者申其繼之之義焉夫堯舜禹湯以  
道繼者也文武周公繼志者也而孔子東西南北之  
人也孟子歷聘諸國俱不得位而道則繼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者也由孔孟而下不得其繼焉宋有僞宗

者能遠紹千載而學者廓然以得夫性命之正嗚呼  
世之欲學孔孟者則必若是繼之之為得也昔者公  
侯有國大夫有家民有恒產三代而降制不如古雖  
環堵之室士不必有惟道則脩諸身職夫我者也君  
子其盡力於斯而已乎而張氏兄弟生太平盛時居  
有室食有土子孫繼業家益蕃大是天之因其材而  
薦之又力學乎孔孟必有以繼其道者也然吾游方  
之外者而幼亦竊聞之故假其義以告張氏兄弟五  
人其季若思與予交字子儼云



御史楊公弘正世為西夏貴族年方壯又登顯宦才  
茂器宏翕然人以宰輔期之而常嗜欲泊然自彌靜  
隱以寓其志或謂公耻與俗嬰思自拔埃塵之表有  
慕幽人逸士之翛然遐舉於世若不屑焉予聞而疑  
之因考古人命名立字或揭諸室而銘諸盤盂几杖  
雖其義無常然皆欲勸其德以求合於聖人之道也  
聖人之道必由定而靜以接於羣動嚴乎顯微而後  
輝光著於事業是以靜隱之功致於學者也及其成  
德則雖窮困隱約寓諸畊釣版築未嘗一日忘天下  
豈若寒灰槁木漠然自棄於無用既而出為卿為公

為帝者師則列土而封五鼎而食豈若泰然肆志甘  
蹈禍辟而不止者故君子間居則思致君澤民處榮  
觀則思靜退是又以靜隱之道砥礪志操而審乎進  
退之幾也夫靜也微也動也著也循夫內以應夫物  
而全吾心之德也出也隱也觀夫時以進退吾身也  
皆所以存吾道而求合於聖人之道也古有不得志  
於時則猶隱于吏隱于市非必逃山林若避地避世  
為我況今朝廷清明俊人在位公日嚮用若預戒貴  
盛無忘勇退以不改陋巷之樂如前所陳者云耳而  
彼乃方之以巢許沮溺不知公者也予不得以無辯



江山小隱說

御史思齊公謂予曰季弟彥明年踰弱冠方勤于學而受命宰嚮之開化以任百里之寄它日不患不登顯宦惟持盈守成以養其德善矣其友為扁所寓曰江山小隱取古之達人處功名貴盛時未嘗一日忘林壑不沈酣于利祿聲色若王逸少之蘭亭賀季真之鑑湖是已予謂知幾審時擇於進退則庶乎而曰樂乎外以忘乎內志其小而遺其大未盡美也孰若返觀吾之巋然獨存汪然常盈運今古而不息育萬物而不有者以進夫可久可大之業雖有力挈秦嶽智測溟渤而不能窺吾高深之彷彿江山云乎哉小隱云乎哉思齊命書其說以授之



題跋

恭題

文宗皇帝御畫萬歲山畫

今上居金陵潛邸時嘗命臣房大率畫京都萬歲山于屏大率辭以未嘗至其地

上索紐為運筆布畫位置令按橐圖上大率得橐敬藏之意匠經營格法道整雖積學專工所莫能及而天縱之才豈以是為夸美哉

聖意若曰

世祖由南征平天下定邦畿作宮闕以開萬世之基是不可一日忘也身為適曾孫而自任以

題跋卷十三

六

世祖之重使登其山居其宮毋以逸豫為期而思四海之廣必人物咸若登春臺躋壽域而後可同樂也猗與盛哉自是而入繼大統膏澤屢敷于九有疇克以是圖再進聖覽必感昔之作圖以寄其思而今則居之推廣當時之意其

祖宗生靈之念又將油然而動于宸衷而重增眷眷也臣大訢比以方外蒙召獲睹皇居之壯辭闕踰年因閱是圖無任感戀謹伏書其下云

題左德明刊施金剛經後



盱江左德明舟往儀真至荻港中夜風大作鄰舟飄  
失亡慮十百獨左舟若有神持之者舟人異而問之  
曰我嘗印金剛經十卷施人豈以是而報我耶又見  
大舟覆浪中泣曰是必有人未溺死急出錢與善游  
者棹它小舟趣救之且令持斧破舟鑿竅以呼果得  
十五人以出道由金陵為予言之將再施經以答神  
貺復欲求名公三十二人各書經一分集成而鐫梓  
焉因告之曰經之教人以明夫性也而金剛者取其  
不變不壞如云一切佛法皆從此經出豈不以此經  
即吾之自性而不可一毫加損其中雖三十二相六

波羅蜜尚不可得豈況執六塵四相而欲聞此經乎  
使能識此經以擴夫自性之妙則藏一微塵而非隘  
色太虛而非廣在瞬息而非速亘萬古而非久大浸  
不溺大火不熱者蓋理之常非假它術也又何特驚  
濤之恐因此經而致神護較小施報於禍福哉左聞  
而喜請書以為經序記風之夕維至順辛未十月十  
九日

顓曾大方北磻禪師方中字說後

古人所謂方於中者為正直為剛果為不詭隨園於  
外者為智謀為權為變應於無窮而行於無事也其



有以復執為方以諂以柔為園者無取柎子厚說車  
固善而陷任文之黨於園之義得無少辨乎吾曾大  
父龜室翁字園上人以方中而使其求柳之說以自  
懲勸蓋吾道與世教有同而異異而同惟隨事酌義  
若圖澄之於石勒羅什之於姚秦閔生靈之塗炭而  
善導其昏主所謂園而方者也大覺之焚龍鉢楷公  
之拒紫衣戎吾徒以奔濫而卻君之賜所謂方而園  
者皆有垂法後世番易趣上人得翁遺墨請伸其義  
而書其後云

題曇西竺母李氏墓銘後

題三十三

八

番易桑門紹曇之母李氏卒將葬曇走金陵以告其  
友大訢曰吾族世為傷曇以父母命幼使學佛其始  
旬日一歸省母曰汝無不堪苦索耶既而數月一歸  
母復曰吾非以汝兄弟多而遣汝聞佛之言性有謂  
一念萬年者吾深慕之欲汝得其道以告我不猶愈  
於堇苴猶隨之奉乎於是即日別去求楚吳甌越之  
名師往學之餘二十季思無以歸白母今母不待而  
卒欲庶幾古人織履為養不可得已雖歸又何以藉  
口見鄉黨且吾諸兄乞銘於鄉先生吳存已悉其家  
世行實與卒若葬之日月而不及吾母以命我之志



請復得乎之言附之碑陰以蓋吾痛而悼吾母之冥  
冥也言訖又泣予聞之矍然曰而母其知道乎形生  
者一世而盡而性者窮天地振萬世而不壞者也佛  
之言性必見之明守之固而後為聖為賢若或明或  
昧或操或舍與所脩之異而為天為人為鬼神為異  
類凜乎可畏故學者絕情去累一志于道以有盡之  
形求不壞之性欲一世而成功萬世也以是報親不  
既重乎曾子謂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孝之大者矧  
佛之制其徒猶薦孝養著曇以志事親是誠乎孝而  
知所本矣又嘗從佛鑑禪師于徑山掌其記端慤有

文克荷吾宗故不辭而書以歸之  
題朱俊卿為父母脩冥福後

亘萬世窮天地不磨者惟靈明之性不以生而存不  
以死而已不以聖而增不以凡而減雖人人均有之  
而隨物奔逐頃刻萬變飄忽千里如野馬陽燄念念  
不傳至奄然而逝則貴者不能有其位富者不能恃  
其財而親者不能留其愛也有足悲夫故吾徒以死  
生為大慰必明夫自性而求所謂亘萬世窮天地不  
磨者也又吾佛言人之死而生生而死死有所往生  
有所來有三世有四聖有六道由人之所脩而異入



焉聞者凜然知所懲勸而自格非遷善徵諸古驗於  
今為不誣矣德以治世設教脩人事而厚民生若死  
與鬼事冥言之至曾子之啓手足易簣不亂而訓六  
嚴矣錢唐朱俊卿儒者也居母喪致孝以其父母嘗  
學佛故邀釋老之師說法以資冥福將使明夫不生  
不死之性而進于道也亦其父母之志也曾子曰孝  
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後卿以之

題高氏守拙詩後

孔子之門子貢最為辯博猶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  
聞一以知十則顏氏之才敏世宜無與伍者矣而孔

又題考一三

十

子稱其庶乎屢空又曰黜聰明墮肢體由是論之道  
有體用學有本末聞一知十待用於外者也黜聰明墮  
體致力於內者也三代而降大道不行民俗媮偽聖  
賢者將使翹流而得原斂華而歸實以求復其太樸  
於千載之上也真定高侯至元間由司憲出牧大郡  
為政以能稱而自稱曰守拙其有取於顏氏之黜聰  
也耶夫物欲之熾不翅火之燎原非達識則不能黜  
其聰其意匠之斧斤旦旦而伐之非大智則不能守  
其拙而或者謂侯之守拙蓋嫉夫世之以察為明以  
刻為能以詐為忠以矯為廉而資之以釣大名躡厚



祿自以為巧為得志而人亦歆豔之故侯耻而甘於  
退拙而因以自命也曰是亦窺其外耳而侯不為是  
也予生晚與侯未之識而獲交其子若婿聞侯之終  
談笑娓娓危墜而化是足以徵其平生且侯沒三十  
年子孫益蕃衍其積德之效又不可誣也它日季淵  
以所藏守拙詩累軸示予曰先君之手澤未嘗一日  
去目也予受而書以歸之以識其孝思使侯而有知  
亦必以予為知言

題東坡與程正輔手簡

蘇公以剛正為小人譖毀凡所交游亦為羅織其時

題三十三

十一

有得其文字者不敢以示人甚者取所書于梁壁亦  
削而漫之而後世秘惜之過若父祖手澤當時小人  
猶切齒憤恨如已寇仇然由是觀之大抵人之心術  
不可不正又何忍而不為君子耶此帖在惠州時與  
程正輔者二月而云天氣斗熱其炎瘴可知而它書  
又云辟如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其胸次洞  
達不為憂患所移可想見其人矣觀此益增感歎

題癡絕禪師書山谷煎茶賦後

魯直諳居瀘戎雖瀕九死而怡然自得效蜀人法事  
茗飲愛其風致作賦紀之後百餘年當宋季淳祐間



為阻兵萃癡絕禪師蜀人也思歸其鄉而不得讀魯  
直賦悲之書以寄所感焉由淳祐距今 皇元天曆  
改元之秋又八十六年矣而蜀再罹兵亂比喜服順  
然不無傷殘也予雖非蜀人觀癡絕所書能無感慨  
佛言世界衆生悉由宿業流轉惟有道者持以定慧  
之力能安行而順適彼外之貧富夷險無一毫加損  
於我也魯直知道故謫居異土如享廊廟鐘鼎之樂  
癡絕悲蜀禍之慘知宿業之不可逃惟脩定慧足以  
勝之然則作賦與所書為後世貴重者以其道也金  
華樞要堂薦志於道得而甚秘惜之或者玩其辭之  
超勝而議其書之工拙者無取

題東坡手帖

蘇子瞻嘗有詩云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推原常  
棣之義以仁人之於兄弟也無賢不肖一以親愛待  
之周公身任天下之重處嫌疑而以大義滅親豈其  
心哉子瞻以直言立朝流謫萬里思其弟而不見故  
追記其詩而書之愛友之情可勵風教況其詞翰俱  
妙乎

題松雪翁所書千文

松雪翁為予書字凡數百幅悉散於人無一存者予



素不習書其真贗工拙皆莫能辯然如天機相馬正不求於驪黃牝牡也有以翁所書千文求題故云

題殷濟川畫

吾友遜敏中得殷濟川畫達摩寶公而下禪宗散聖者凡廿八人併取其平日機用模寫之然南泉斬猫雪峰毘毬蓋其一時示人如石火電光不可湊泊心思路絕語默俱匱況可以筆墨形容哉畫者正如郢人誤書舉燭而燕相尚明國雖治而非書意也敏中博識謂濟川名畫脫去畦畛常牧溪嘗從其學又癡絕虛谷諸老題後稍珍惜之然予不可以無辯也

題身十三

十三

題思聰遺墨後

歐陽公慕韓子作文因欲攘佛而喜與僧交蓋當時僧有以取重之者聞訥公之辯博而見明教之上書固已氣沮心服其下若惠勤思聰又因其所好以相入蘇子瞻謂聰九歲善彈琴十二舍琴而學書十五舍書而學詩又曰慧能生定以至於道則書與詩當益竒觀此可見其人品矣天台聰聞復名若字與思聰同所業亦相類士大夫多樂與之游惜時好趨尚各異未有如歐蘇者以振發之因其以所藏思聰遺墨寄題予既喜其所同感其所異并識其末云



蒲室集卷之十四

豫章 釋 大訢 笑隱

題跋

題宋高宗書東方朔荅客難後

佛惠居雪多得故家圖史書畫又與松雪翁交彌稱博古後至元丙子九月佛惠遷化其高弟耀公以所藏宋高宗書東方朔荅客難示予予於珍玩古物圖畫字帖皆不能辨松雪嘗謂予以不韻予謂雖不識物而能識人漢高不知文縱知武亦多戰敗至治生產業皆不能獨能為君耳宋徽宗無不能而獨不能為君若高宗雖稱中興然不能用李絳宗澤與諸將如漢光以克復中原為可惜也然其慈仁謹儉憂民愛賢可謂守文之主況其字畫之妙可傳後世乎念二翁之不復見追憶疇昔以識所感故書于後

題三教圖

孔子嘗問禮於老聃圖之以為揖讓可也佛生西竺未嘗至中國又時相先後而亦見於圖何也若以其道同心同雖善言言者言所不能及豈筆舌可形容哉畫史欲託諸圖像以會其同而好辯者反資以立異孰若待其心同道同而忘言也



題陳世榮血書金剛經後

唐元德秀李觀喪其親漉指血書佛經以資冥福或  
者謂親則亡矣而徇俗薦悼何益哉予謂元李為唐  
僞宗其講亦熟矣知親之靈然不昧者不與草木同  
腐則神明變化死生往復天人萬類必有所歸而佛  
之以性喻金剛之不壞而般若者性之常明波羅蜜  
者梵語到彼岸猶僞之止於至善也夫孝子之心以  
衰經哭泣不足盡其哀慕而求親之靈如佛所謂不  
壞而常明者超彼岸以止乎至善其於愛親不至已  
乎金陵陳世榮刺血書金剛經以報亡母祈於悟上

題身十四

二

乘超淨域惟以見其高識有合於元李諸賢而無惑  
於末習淺議為可嘉也他日其子以示予謂先君手  
澤未嘗一日去目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陳氏有  
焉謹書其後而歸之

書金陵十詩後

鄧善之為予言有堂王公與果長老厚善迨果化去  
而繼學於是夕生今年夏繼學來為南臺侍御質之  
云先公嘗指予言果長老將化而來別云復有廿年  
之聚予二十餘先公棄世則善之之言為然也繼學  
居官不數月而去視予若宿契每作詩必錄示吾黨



和之者百篇而永嘉安雪心為書繼學喜而尤喜雪  
心書後有作率令書之雪心取予橐命題其後予聞  
佛制其徒毋溺於文藝恐其偏重若溺而力不能以  
自舉惟大乘者假之以護教禦侮可也不識果老為  
何如人得非所謂溺者乎智永好書而為房次律則  
可戒公以傳宗自任而為蘇子瞻則吾法不取也吾  
與雪心可以為鑒云

題安國寺記後

東坡蘇公為五祖戒禪師後身及謫黃州往來西山  
樊口皆其前生舊游處也作安國寺記云道不足以

題馬十四

三

御氣性不足以勝習歸誠佛僧來一洗之蓋其失在  
最初一念何待得罪於朝而始悔悟夫富貴利欲之  
鑠人甚於膏火爰知患難摧沮非玉成於公也蘭莊  
禪師嘗倡道淮西以安國舊記不存求予書將重刻  
之予戲謂蘭莊雖造道深密而未忘文字之習當以  
戒為鑒毋效尤也蘭莊笑曰堇喙能毒人而良醫以  
之愈疾庸何傷焉且吾欲補安國之缺而使世之慢  
佛者讀之視公而自愧故不辭而為書之

書瞻雲亭詩後

予久不作詩為張君所強不得已而賦仲南見而求



書之云將歸番省親志所同也予謂世之言孝莫過於曾子曾子以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孝之大者而口體之奉次焉蓋人所貴在知道知道在明性明性可振天地萬世而獨存而親之所以命吾者在是也仲南徧叅名宿為予掌箴才敏過人有高行而造夫道歸以諭其親不既重乎視慈明之白金睦州之織履猶未忘乎世禮也於吾詩何取焉

書商學士畫山水圖詩後

予十歲祝髮即受沙彌戒則綺語口業便當絕之而父師命猶令不離學館至十八游方始棄文字然為人所彊往往不工有愧作者故力辭謝又取人憎惡年及衰邁猶不能脫然淨盡信宿習染人未易洗滌或謂菩薩假諸伎藝以如幻三昧因事攝化則吾不能知天目具上人命書舊作將使吾知過責悔以自新耶其以世俗喜文而謂我能隨機善導耶知我罪我當有識者

題凝翠樓詩卷後

南昌饒益寺去城四十里與予族最近予甚幼時族人往往挹攜至寺及予從伯父祝髮城居惟歲時歸省得寓宿焉寺耆年平山端公遇予猶子姪然後



予以匡徒留泚繼受命來金陵而不能歸者三十二年矣平山之孫大亨如淵出方外後予游淵以寺有樓求賦咏於所交名士臨川危太樸以可望五老西山之勝命曰凝翠而為記文詩章者累軸淵為予執侍常勉之進道以其將歸而徵贈言也因以茲樓喻之子得諸公之賦無不盡工然無一人嘗至其處徒想像形容之求身臨而目擊者莫予若也雖不能言庸何傷亦猶吾宗傳心之妙必親證悟而後言可徵信子歸拜而祖質之而承顏於罄歎叱咤或盍而春條而雷電蔚然虎變而龍躍則吾亦不能知也雖篇

什之多將何以為哉

題黃山谷詩後

蘇子瞻薦魯直有曰瑰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迥配古人平生盡之其詩與字畫特餘事爾後魯直叅禪老晦堂聞桂香悟道故超然於患難死生之表而視子瞻之論又大有徑庭矣因觀荅任道教授詩評之如此使魯直復生必以予言為然

題米元章書後

元章多蓄晉人書帖作寶晉齋而其書豪放自成一  
家所謂善學柳下惠不師其迹者也



題斗極杓公遺訓

臨江靈峯寺自斗極杓公開山至今卅七十年而其後數世皆以德望重禪林必其家法嚴肅願力宏深故爾及觀遺訓遺偈簡直淳正則信然遠孫極宗玄公機辯過人法才雅贍而持其祖訓出入必俱奉之惟謹則凡靈峯之徒可槩見矣而視它之大方所至如逃亡家豈其祖訓願力獨不如斗極者乎嘗求之昔有創業之主藏其畊具以示後人思其狃於貴盛使無忘厥初其後則恥而棄毀之至覆敗流亡求為畊夫亦不可得而悔無及矣以是觀之諸方之廢而

題身十四

六

靈峯獨盛者以能守其家訓也極宗請書于後云

題王荦公尋僧圖

荦公操守學問高一世以經濟自任及為相不酌夫時世之異取周官國服為息之意行青苗市易之法如唐相房琯用春秋車戰而敗也公猶以望重時君相如哲宗溫公莫敢終非之始蔣山元老期公於早歲謂能甘澹泊如頭陀棄名利如脫屣故晚年間居若悟其失以應夫外者既愆於用而是非榮辱復何足較不若齊得喪一死生以榮勳于內可窮天地振萬世之為得也乃曰尋禪老游有深旨矣後人不能



悼其才悲其志廣而用迂復過為詆毀吾故取唐史  
論瑄事以見其義云

書印土寺記後

予在鄉里數從印土諸耆宿游出方外又與其徒慧  
滿道高道昭錢唐金陵間交益厚故求予文記之高  
居龍河十餘年由記室為首聖禪餘不廢詩文有唐  
人作者之妙敦節義勵操履若虞揭先輩幹克莊王  
伯循諸名公皆與交至正元年六月得奇疾二年七  
月始疾愈行宣政院又檄請主海鹽之天寧寺吳中  
士夫咸喜其至爭以詩偈來謁賀隨問隨答累牘而

書不以病起為困九月廿七日州巨姓敷高聖迎請  
舉揚聽者千人莫歸猶肅客至二鼓假寐早作漱盥  
足不能立而仆掖之聖語舍胡呼謂寺之老與從行  
義境曰吾住山六旬施利物悉歸寺吾母老可以  
舊所儲五百緡奉湯藥餘以買石刻寺記歸印土境  
如所教得石太湖鑄之舟載以歸而境為予執侍復  
請識其後高字獨峯云而記所謂派別為三曰紹祥  
紹經紹益永康正因慧月法濟志大道高義制禮中  
者妙曉之派也而紹祥無弟子曰紹洪永寧正覺惠  
繼法喜智聚道東仁寓義境者妙觀之派也曰紹端



永瓚正傳惠燈法雲志謙智玉道昭道敏仁安義珍  
永則信果者妙隆之派也

題東林寺重刻李邕碑後

廬山之勝甲天下而東林又山之勝處也由遠法師  
居之而名益重至宋照覺愔公易為禪林而寺始大  
其間名賢品題不啻千百獨李邕碑以字畫之妙為  
世所珍迺祐七年寺火碑壞住山古智禪師既新其  
寺復取李邕碑舊本重摹刻之或謂道無今古時有  
廢興而文以紀一時之事耳師者宜訓人以道於字  
畫何取焉而禪師之言曰道外事平事外道平華嚴  
法界世俗衆藝皆為道用且吾以興復之勞欲後之  
繼吾居者皆若遠公照覺能隆其道以昌吾宗又豈  
無如邕者而述之於將來也故吾刻之石庶有勸於  
後云龍翔法弟大訢聞而識其說于下

題放魚記後

越之諸暨有湖環其廳治歲取魚鼈之利以助公用  
宋政和中有陳尹者禁采捕以舟載魚悉縱之長江  
中復語芝園照公使記其事雖惻隱之見於一時亦  
足以規其平日之用心矣夫仁及虫魚則惠於其民  
可知也能與名僧游則其具正信為法檀度尤可知



矣視今汙吏虐其民使不聊生又漁取吾徒至傾貲以結之飲酒戲以啖之猶不能免況有澤及鱗介者乎予不能隨時俯仰動遭譏詬固無芝園之道以化其俗又安得陳尹之為政使民與物各安其生而吾徒可倚為外護者哉明慶杲宗師以芝園遺墨命題重善所感云

題趙閒閒書心經後

司馬君實嘗書心經以贈僧復題其後謂韓退之排佛而稱大顛外形骸以理自勝要自胸中無滯礙由是觀之於佛不為無得而所排者跡爾跡之弊雖聖

人不能去若惡其跡而棄其本是猶惡焚溺而罪水火惡噎而罪饗者也雖其好惡取舍之不同猶能明佛之理而交其徒之賢者視今之庸俗隨時趨尚孰有察夫理而別其徒之賢否哉太原白氏世為金國名臣正大年間有樞密院判諱華者為己父朝列君資冥福設齋以延三教之名士時閒閒趙公書心經遺之以其親之不可見而靈明不昧者未嘗亡也若經云五蘊十八界四諦十二緣生皆外物之累於心了無所碍雖以之振天地窮萬世而不變不壞是所謂以道諭其親孝之大者也後趙所書經散落江南



樞密君五世孫名瀆字子通為御史掾得之南閩僧舍及子通仕建康錄判遇知

父皇于潛邸連升為青塔慶壽集慶三寺營繕司官暇日出經示予予媿非大顛輩可接退之諸賢而獲交子通子通明敏進用未已可彊其宗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白氏有焉



頌

大龍翔集慶寺素覺皇像頌有序

天曆元年十有二月

上命以金陵潛宮為大龍翔集慶寺營之三年寺成  
以至順辛未十有一月廿有四日立覺皇像住持  
臣僧大訢謹拜手稽首獻頌曰

天道悠邈至理可推靡愆于度寒燠四時龍之變化  
不可度思時潛時飛雲氣隨之

聖德如天其動猶龍澤及九有曠焉舊宮舊宮峩峩  
神物撫訶祀我覺皇降福實多惟覺之道有權有經

頌三十四

十一

天人異類罔不或承并包百氏妙合大同匪窒而有  
匪蕩而空道之精微言所不及疇宣于教而像斯立  
像立教宣如振于鐸我拜我瞻其容於鑠一善之萌  
蹶然有作孰鋤其驕悍夫惕若凡今臣庶有萬其區  
方之中土壤異俗殊罔不由教畏惡遣善矧是邦人  
和樂衍衍鍾山左頽石城右回如瞻雲旗輦路逶迤  
爰播仁風八表同春物安其性人合道真金石可磨  
我頌何有

天子萬壽與天同久



箴

約之箴有序

義興裕上人問字於予予字以約之彼儻者謂孟  
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約要也言求於外  
不若反求諸身吾與裕學佛者也佛之道多方東  
漢時法入中國又四百年而達摩始至以直指之  
道教人而人廓然獲所素有今吾與裕又宗達摩  
者而裕也學贍而材博且方盛年予憇其溺於文  
而不知所返玩華而匱實無乃有負於吾宗耶故  
因其字而箴之其箴曰

箴身十四

十二

方

儲藥于肆岳增川委疾而療之刀圭而愈道之淵博  
如江如漢愈涉愈遠心悸目眩不有至人勦其枝蔓  
如臨濟玄如德山鑿裕也多材只益多岐約之約之  
其必如斯而已

明善箴為陳氏作

夫性之善克乎至仁如天元氣與物為春有萬不齊  
流布無垠大包六合上縣星辰霜烈霆怒陰伏陽信  
時之禎祥而生鳳麟亦有虺蜮戕于生民椿壽菌柔  
百卉榛榛土滋羣植海岳潛珍誰其司之變化如神  
心先天地大哉惟人出入萬有往復如輪由己所業



報施相因隨業而異其性則均有邵生棄嵩兵降申  
維德弗類動合道真堯舜之聖象朱傲器羊舌覆宗  
若教墮身為彼宿惡化弗柔馴粵若衆萬總總誅誅  
不有先覺匪教曷遵若虞機枯其茲和鈞止水有波  
明鏡忽塵求復于初光明日新涵養之熟純粹以精  
猗與陳君信行振振字以明善爰咨爰詢為德弗怠  
百祿是臻詩以告之無謂譖諄誦而弗替請書諸紳

元履箴為臺郎高君作有序

少師姚公嘗命高氏兄弟十二人之名若字復申  
其義為之序予所交者曰絢字元履文而賢故獨

美之作元履箴

身欲所至履之以足心有所詣馳電速不虞于蹶  
或蹈之谷周旋以規如轂於輻布武于堂四海揖讓  
詭遇疾馳以得為喪由禮而動惟顏是詔帝惟女歆  
陟降左右高氏多才履也尤賢有文几几既秩而閒  
爰結其綦載揚其裾坦坦周道何天之衢



贊

妙法蓮華經贊有序

三韓桑門心竹游京師市白金以書妙法蓮華經  
既成寓書吳僧子梅曰吾茲不易以子有高行敬  
以遺子然江南氣蒸溽必緘諸笥遇庠伏則發而  
曝之拂以織纈毋毀焉梅受之如所誠以歸于肆  
經之臨安淨應院又思後之人不之秘惜也尔道  
士張一無求予識其故梅彌雪谷嘗夢人有宿讎  
扶其舌斷之旦起不能言遂瘖禱逾年復語慧辯  
過人益通梵語予未之識聞一無云一無素謹願

贊身十四

十四

其言可信然系之以贊曰

大聖作神龍躍其施博咸乘時善其機勇有為彼慢  
者呱弗乳背厥母聖之天冥化權喻以蓮職爾韵茁  
者密卒若一孰似之德無疵詒來茲匪金銀堅不磷  
猗若人兮

摩騰竺法蘭贊有序

按周書異記載西方佛生及終之事而列子亦曰  
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  
千仞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為異囚之  
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焉耆山得休屠



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漢知有佛久矣特  
未廣其教於天下也至東漢明帝始以夢感因傳  
毅之對遣蔡愔等使西域求其道而摩騰竺法蘭  
亦先自天竺來由此經像大被東土固佛之縣記  
必時至而機熟然非騰蘭與此土人有大緣契疇  
克爾耶有以二大士像示予者謹再拜而為之贊

曰

日之方升照有先後或隱或曠非日之咎伊昔吾宗  
自西徂東屢出屢沮時之未通在漢永平格于帝心  
遣使求之維遵與愔粵若二士作如來使有馬翰如

贊馬十四

十五

陳

負經以至如彼早曠時雨乃作沃我焦壤是刈是獲  
人道之貴在於明性百家異說孰不自聖匪小而偏  
匪蕩而窒不有大教道幾乎熄去我二士復逾千載  
龍箴之文浩若河海匪津匪涯誰與航之豈無細目  
孰能張之孰圖二士顴頰方眸欲挽其袂逝從之游

妙有堂贊有序

三箴大法師居京都

聖睠甚薦王公大臣就而論道者日以十百以  
國朝輿地之廣萬方畢臣遣使朝聘風俗語音之  
不同其司賓臚傳若古之曰寄曰象曰譯者視百



倍獲而師悉通之應事五朝皆授官一品古澄什  
蔑以過也而退處一室泊然作堂曰妙有取諸經  
所謂假觀者立一切法雖萬象森列一念空寂而  
證以不有不空即常絕待即師之禪觀三昧者也  
謹為之贊

妙有之堂毘耶之室不假不空非顯非密默而恒照  
用而恒寂太虛一塵萬古一息天人來參華雨如積  
五竺之西大荒之北九譯獻琛有萬諸國師發其秘  
相頷而失再示之訓克然有得曾是大邦薦生其良  
于耀有章鼓鐘于鎗壽我

贊與十四

十六

聖皇邦家之慶作我贊詞無愧斯堂

玄卿贊有序

臨江潘雲谷善造墨至順間携之京師翰林虞伯  
生見而奇之先是朱萬初以墨進

文皇勅授奎章閣直長伯生欲奏潘代朱潘辭以  
親老願歸養於是時名公益奇之作詩文贈者  
亡慮數十篇潘若榮其歸因語入曰吾與墨若宿  
好為之幾四十年而伎窮於是矣時至山谷擇松  
之膏馥列炬然之覆以密器復穴傍以泄烟使傳  
數器而後烟始清弥日夕忘飢渴而所取僅銖兩



法用金珠貴潤精和使久益光潤吾負無有至  
他器物購之不靳也故吾墨不多得庸富人欲高  
直求售吾不辱吾墨使屈見之吾固不負墨然吾  
無它能四方識不識咸以墨知吾名而墨亦豈負  
吾哉愚謂潘之於墨能勞以終其身費至於破產  
而不二其心蓋游於藝而進乎道者也其承蜩丈  
人輪扁之徒與世之士君子口誦仁義及臨事則  
悖所學與吾徒業稱傳道而志之專守之固求若  
潘之誠於其墨皆可媿也於是作玄卿贊以遺之  
陶以世易穎也曰遷可久可速惟吾周旋丹鉛後來

贊三十四

十七

或居吾上亦有繪事頃刻萬狀吾傳恣恣千里觀面  
以吾記事巧應百萬有文庫庫麗于日星時致雷電  
蛟鼉夜驚我匪知玄智出玄下高思磨磷齒髮日化  
堯卿御史豸冠像贊

服以彰其德而服之維稱也冠以著其法而孰干于  
正也儼乎其若思則如廟如郊而敬也嵩華千尺鑠  
白日而烈秋霜也與物同然而海涵春盎也運衆輻  
於一轂而納萬象於一鏡也固天將利其器而後以  
康斯民而司王命也

王道人贊



壯游江月...且仕而知止富不求餘得非藏利  
於鈍不月...且物浮湛隨時卷舒閱今古為夜  
旦以天地為遠廬辟之雲霧不雨物自沾濡璞玉在  
山草木先服哉吾嘗愛王彥方馬少游之為人猶未  
若龐蘊李通玄之達識而公則庶幾其徒也

趙宗吉御史牙冠像贊

稼而穡期豐積邦乃足食源之長其流湯湯為湖江  
有文郁郁學以薦之既仕而祿何以告之冠牙之我  
其容有恭思舉其賦以蓋王國王國有待維楨維藩  
克保克任式無爽予言



蒲室集卷之十五

豫章釋大訢笑隱

銘

集慶路天禧寺講堂鐘銘

聖教東漸時尚屯僧會始以設利徵教傳千年演大乘音聞孔揚鏗華鯨聞寐覺空妙道凝非言非默非色聲天清地寧歲豐登祈天壽考億萬齡

集慶路天寧禪寺鐘銘

天寧深公葺其寺大完作鐘以考擊之衆肅如也  
南昌大訢為之銘曰

銘之十五

大哉聖教顯幽咸若一音普聞萬類齊作疇克宣之有聲春容警昏昏啓曠開陽闔陰夙夜有恒與時降升籟鳴于谷龍吟于泓大啓其機怒潮迅霆聞而閃覺視此刻銘

集慶路崇因禪寺鐘銘有序

天曆元年七月

文皇發建業幸江陵臺臣從至新亭之崇因寺張燕而別明年遣使賜白金于寺又八年住山正遠葺其寺大完作巨鐘宣教令警幽曠以無忘羹墻之思焉豫章大訢為之銘曰



龍光有煇新亭燕喜神用相止宜膺大寶高陵言言  
氣鬱而宣爰播鴻音上聞于天天聽匪遐顧我下土  
大定超然一息萬古永懷

聖德有聞而覺聞寂覺圓萬化磅礴勗我皇皇而應  
無方谷虛不盈吾道其有然

板銘

匪朝匪暮于爾聲孔揚更百世于爾質彌貞吁嗟乎  
人之有生

龍河廣智菴鐘銘

龍集丁東菴成鐘在簾訢作銘扣而應器之弘寂彌

銘三十五

二

覺聞非聲

板銘

警急昏惟爾訓誠之至天人應

天臨路開福禪寺鐘銘有序

皇帝南巡時嘗幸潭之開福寺住山志福以遭寵遇  
愆莫報稱乃曰觀音大士由音聞以證圓通而鐘  
又音之弘者警昏啓聵為益滋多於是範金為鉅  
鐘扣擊以贊 鴻釐而宣 聖德也使來謁銘銘

曰

邈矣南服維嶽奠之 六龍行天赫然眷之眷之維



何緊我覺皇維

皇同德以宅萬方如霆之震百韞斯作大風何從萬  
谷若荅 徽音鴻烈不在金石神人報功顏播無斲  
乃酌金齊乃擊乃考聲容孔昭亦寓于教萬室夜遙  
匪警而寤闡幽出冥有萬其趣疇不耳聞而聞以性  
六用無偶萬物齊應川后山君不有駸奔何福不降  
以開

皇元吾宗尚賴昌于世世刻銘同久敢告鳧氏

集慶路定林寺鐘銘

定林寺法嵩講主化諸檀越作大鐘龍翔寺住山

銘 卷 一 五

比丘大訢為作銘

大揚聖教辭暢理彰機之弗齊或翕或張有聞或作  
爾音于鐺如發其部啓幽迪陽進脩無住由聞取證  
常覺而妙聞亦非性今古無間物或同真非言非默  
常宣法音設教如是惟嵩克似勒此訓辭以告鳧氏

饒州路安國寺鐘銘有序

番易諸山舊多名宿故長庸者不敢廁其列西竺  
紹曇歸住安國寺既以才德之美服其人又能興  
廢補弊範金為巨鐘朝夕扣擊以警其徒使來謁

銘銘曰



無象之先同乎一元有生以形如流失源惟覺有訓  
克復于本耳聰而聞聞盡聲浪聞性不昧非寂非聲  
空劫日用非去來今鯨喏雲合番水如苔大定安安  
不起于榻拯彼沈溺湯湯九泉長夜忽旦而升于天  
導師作鐘其旨如是以如是聞無媿鳧氏

廣智菴三小鐘銘

聞而覺覺而妙心非佛智非道

體之成備五行扣而鳴妙與化冥孰謂人有知覺乎  
不如物之無情

笑隱子作鐘朝夕扣之以警吾徒

銘身十五

四

二罄銘

聞無聞妙而神乎  
靜而應毋不敬乎

寧國路崇教禪寺鐘銘有序

番易克齊參南屏佛智歸住南陵之崇教廿五年  
矣大新其寺復鑄鉅鐘以宣其教使夫人天幽明  
異類聞而警悟以證入圓通三昧其施不亦博乎  
乞銘於龍河笑隱大訢為之銘曰

扣而應體元靜用則神誠夫性噫惟汝不言之令

湖州路資福禪寺鐘銘有序



番易正達由金陵宗因遷湖之資福以久廢方爬  
梳補苴未一載而罹鬱攸之變達乃益自勵摭圖  
興復先有鉅鐘為泚右冠銷鑠漸盡矣始謀更作  
之非欲侈舊觀所以肅叢林齊教令使幽冥異類  
由音聞以返聞自性成無上道而人神以和則寺  
之完美可計日成功也寓書求銘為之銘曰

計籌之山禹泉淵淵武恭之阡禪宮渠渠禪祖是居  
有林其徒道傳教宣不煩於言考鐘于縣警犢啓昏  
聞於無聞惟覺之元囿于化中或塞而通罹彼劫融  
作我中興百煉愈剛其聲孔揚鳳躍鯨喙萬礎星羅

銘之十五

五

朱

惟達之勞蚤夜以同令音無窮有永吾宗

### 寧國路珩琅禪寺鐘銘

永嘉啓一關住宣城珩琅禪寺繕脩大完復作鉅  
鐘寓書求銘為作銘曰

傳道以言言有窮示以寂默或不通資汝考擊開羣  
聳警昏蒙怠善以萌聞於無聞聞性空無思無脩超  
聖功珩琅削玉青琤瓏栝渡振錫遺竒蹤惟啓似之  
昌厥宗欲以萬石留春容鼓橐特奮千夫雄寒潭照  
空吟老龍虛谷荅響萬竅風啓之善訓寧無同我為  
銘之惟汝庸



建昌路福山禪寺鐘銘

鼎山新禪師主盱之福山寺百廢具舉乃範金為  
巨鐘使來謁銘銘曰

閩楚之交山斷若玦師據其衝過者必闕無當其機  
久默斯要假爾令音以宣其教爾虛有容而應不窮  
十方無間如風度空霜月夜寒萬籟不作聞非有聞  
覺亦非覺嗟爾來學妙乎師承大振厥宗我銘是徵



銘

存存齋銘為趙公子去疾作

人之奉身輿馬器服或假或失終求以復性生而靜人所均有奔軼蕩汨頃刻莫守貴物賤已重外惑內私益其愚胡寧不畏大雅君子存存以究顛沛周旋儼若前後若倚於衡以左以右不越衽席彌綸宇宙匪邇而遐河海流潤莫著乎隱鳥飛魚泳怡怡慈順維涼國是訓匪訓于室以施于邦國

近思齋銘為僕公遠作

天日之遠圭測其景泉流地中汲深以綆道大如天

銘卷十五

七

張

德淵如泉我來而獲衽席之間聽視言動或外誘之川瀆于防何以復之萬殊一本萬古一息日用無間燕處飲食亦有萬卷父子師友載膏爾車言駕周道于王作賓公侯之孫乃眷環堵爰其高門

敬學齋銘為管元賓作

工試以藝巧力日至賈之於利歲閱月計我治于內日益日損莠鉏其驕苗糞其本六合之富萬物之有我獻我鼎我納自牖物我無朕而應無方如雲膚寸雨于八荒不有滔滔其源濫觴勗我君子銘以勿忘

魯山銘有序



文皇以孝治天下嚴祀

祖考特設太禧院揔之復置隆祥使司皆以師相領其事其司屬悉選用不輕授平江善農提舉司其屬也掌承天龍翔崇禧三寺之田賦高昌岳公魯山實為官長龍翔以

文皇潛宮安奉

神御春秋二忌臺臣展祭如生後

至元五年正月岳公來董祀事凡酒醴牲牲穀果體節之薦視滌之潔禮敬俱至觀者大悅謂公雖貴胄而詩禮如素習其稱魯山為宜為作銘曰

高昌之裔去魯萬里孰羨魯邦魯多君子魯山維藩

銘与十五

八

岱岳中起孕靈毓秀天界厥美魯山之雲為雨崇朝魯山之石盡為瑤瑤作我國珍生甫及申不于其身必施後人

定林佳處銘

金陵王載之讀書于祖隴贊善精舍扁其室曰定林佳處笑隱子為作銘曰

定林有泉有韞蛟蛇靈雨無爽作我豐年定林有石無以攻玉為主為璋泄我膏沐桓桓舒國平生伊周用不迨志終愧巢由青松華髮逆旅身世歸榮于出佳處在是勗哉爾後求志乃翁蓄而不施天畝其豐



無駟馬來林之下無易其處樂我鐘鼓

### 頽石銘

荆山有璞和剛其足靈璧有貢裕陵之辱我守其頽  
庶全太樸傲斂斂于雪霜寄偃蹇于林薄無光潤以  
媚烟雲無庶稜以露鋒鋸爾羊羣牧爾牛礪角苔温  
夜跌風清專聲勺一窪於四溟載一卷于五嶽所謂  
外癯而中腴配懿德之無作者也

### 書帶軒銘

鄭同甫名其室為書帶軒取鄭康成居不其山有  
草如薺曰書帶云里人大訢為之銘曰

銘与十五

九

通德之里聖學淵藪道之翕張乾綱坤紐大和薰蒸  
庶物蕃騰山有豐草溥露清滑穆如清風沛然時雨  
厭原訐訐化成邳魯克績其緒子鄭同甫言頽其英  
於焉容與以來以紉萬卷有序稷執孔碩舜陶不窳  
爾維似之以昌而祖

### 卧雲室銘

燕息之安孰不求遂藉之翫能奉以甘毳或惴于心  
背若芒刺千金廣居不易吾廬有滄自西其光如濡  
匪暱匪疏耶與子娛或以寢處或以寤歌不遠衽席  
孰阻巖阿其居伊何維德是似庶幾無愧旌以勿替



祭文

祭中峯和尚文

嘗觀於人有負不世之林鍾蓋代之氣天機矜能神  
巧運智位崇謗興名高毀至如焚膏之方炎俄光烟  
而燼棄孰若我師之無為若將頽然於一世故大聲  
之遠播倏颺馳而雷厲萬乘向風安車莫致王公問  
道跪拜趨事亦有島夷致書奉弊士女提攜千里委  
積家祠繪像教載飲食如嚴君親惕若僕交公固逃  
之莫釋重累垂髮垢衣茅茨不雘澗飲一瓢食粥一  
器世皆仰公莫識公志內己外物高穹厚地行通神

祭文馬十五

十

方

明化率異類特其小耳道豈在是辯劇連環理貫百  
氏脫口千言落筆萬字夫豈多能公之游戲濟北正  
宗凜乎將墜辟之九鼎一絲是寄叢林荒荒黨鬪族  
詈勢奪貨取魔孽方熾如取大盜官授之位肆行詭  
隨孰剔其偽彼之所榮公之所愧故於大方却走畏  
避宗唱之濫衆響同吹口耳授受相悅狐媚師寧不  
言豈曰無意誰其嗣之百不一試世無知公千古長  
喟遺言見及置我鑪錘豈敢忘之撫膺惴惴正宗是  
慟胡奴我涕

祭鄧善之使君文



惟公學究天人之奧道通性命之原已驗諸死生之  
際神完氣正遺濁世之孤騫則我方外之友無牽于  
愛夫何戚戚於言又歷觀其平生令聞聲光駭動一  
世小風厲而霆奔早入成均下惟討論暨領憲細民  
以不寃乃鉏其驕此苗而莠乃黜其偽彼鶴而軒至  
若經筵之召對示師道之益尊進嘉言於啓沃贊一  
氣之元无或霜露以成物或煦育之春温灑灑乎如  
河漢之無極孰窺其演迤於崑崙幸名遂而身退猶  
眷眷于寵恩就茅賜金侑之上尊固人生之無憾復  
垂裕于後昆愧我野衲往來公門蒲龕夜定貝葉朝

翻啓玄機於破的會衆說而剖藩拯泥塗之壑溺炳  
炬照於重昏故吾宗之紀述每增重於璵璠美哉黼  
黻竝乎崇垣念德音之未遠睇磨厓之可捫此吾黨  
所以致哀于一奠而莫能起公于九原然公之靈何  
往而不在豈與死而同盡生而獨存蓋將亘乎終古  
融諸萬象包六合而隘乾坤則公與我之無間又何  
待於三生石上之魂冀有聞而擊節庶不徒薦於蘋  
蘩

祭照元晦文

延祐六年八月三日元晦照公書記示寐於湖之餘



慶丞越八日計至明日南山友人四明覺恩建安自  
如豫章大訢等具湯茗時羞之奠為父而祭之曰公  
居里閭孰非遠游取友四方楚蜀閩甌其友何人孰  
感于中匪親匪暱涕之無從不以令德既賢且藝顧  
頰豐貌天授之器莫知其它居焉即世無寧多能以  
速百歲彼昧昧者或鼓其喙謂善可急謂惡可肆我  
知彼蒼無預公事豈無壽考泯沒誰記公之不年萬  
古長喟顏柳楷書陶常五字亦有萬卷佛孔百氏尚  
遺身後光怪設利世可聞見猶或不墜矧其內者非  
我能議胡攪于懷蘊藻莫備公寧有知薦此獻歎庶  
幾吾徒是訓是勵

祭文卷十五

祭信南海文

予與兄同侍先師入泐相處固密且久而衆中交游  
動成阡陌送死聞訃時若驚憂及事過即忘獨聞兄  
訃惻惻不已者追念先師在百丈時衆不滿百常多  
竒士兄剛直孤介人以令器期之後聞出世有衆千  
人大行先師之道於領海間年五十一而化此其可  
痛也又臨終時瓚弟適在側以訃音隨海船而至舟  
數回將覆而僅免若有神護以致兄之言於予也則  
予之言兄豈有不聞者耶近時師資不明其上者取



古人緒餘口耳授受而下者以賄勢阿附同黨牽接而予與兄幸無此愧故今設奠于室敢以無愧者為薦冀兄大寐定中聞之有以契于懷也尚饗

祭徒弟知津文

自汝從吾十有三載吾役汝以勞而不能訓汝之道吾有負於汝矣吾以

天子賜田欲復其賦役而遺後人以安故遣行宥與汝請命于朝凡三入京往返數萬里使汝負病朝夕號呼行已及境不能信宿而至以見吾面竟客死于維揚汝常晨起誦經夜為鬼神施食力疾危坐念

佛不輟而終賴友人買棺閣維裹骨而歸嗚呼痛哉汝身頽然吐音如鐘往來朝貴間善致辭令御下有恩而威賞必行司帑庾無毛髮苟取又能諭其黨使皆廉勤故吾每事委汝汝益勞悴而久受疾于身不以吾告而不知也汝無它儲惟有米百九十石皆吾積年以與汝者汝臨終之言以七十石貸於客戶歲取息給衆僧之醫藥八十石以奉母及諸弟四十石與受業中竺并吾塔院吾悉如汝言也汝二弟吾教之恤之使省汝父母汝前年沈洲開田六千畝寺之衆賴其食於無窮也吾令沈洲之人祀汝使一飯必



祭擇地為窆以葬汝骨旌汝之勞而尉吾思吾固知  
哀悼之無益而惻惻不能忘汝者以茲山開創之不  
易求輔佐之能如汝者無數人焉其誰與謀之乎吾  
常與汝言吾年未甚老而衰憊異常俟蠲賦之文下  
即求退而菴居汝方壯豈無二十年以養吾老然後  
隨汝之器而授汝之道庶幾鼎汝之力而息汝之勞  
豈謂汝遽舍我而先歿也汝壯猶不可恃況吾衰憊  
者又豈可逆料哉昔吾祖以栽松道人之老囑其委  
化再來付以衣法汝能効之則吾當忍死以待汝汝  
有知乎汝無知乎

吊錙忠憲公文

士平居議論無所不至臨小利害則易其守孰有委  
質徇義殺身成仁者乎故觀人之道惟死不容偽曾  
子易簣子路結纓雖有常有變之不同而同歸于正  
龍逢比干死於諫伋壽申生死於父命前史書之若  
中丞錙公伯宣之死死於其官者也至元中公為行  
臺官居金陵時江淮省有權貴怙勢不法公命御史  
劾之馳奏語泄權貴賂宰執誣公以它事追逮維揚  
公手書付從子自誠謂臺臣義不受辱引佩刀自決  
天下共痛之而咕咕者謂公剛氣不忍死待辯能自



暴白不必有罪縱有罪不必死噫以公之智之才豈不能是苟能是正小人之僥倖而公所深耻者也況其時權臣肆威酷吏濟虐必深文巧詆鍛鍊成獄公肯屈膝就訊偷生免禍哉縱身脫虎口而臺緹委地故慷慨就死使朝廷知臺有直臣而紀綱益振奸邪膽落而小人知有所畏矣公死三十年御史臺請于朝謚忠憲追封彭城公又二十年公從子持卿以公遺書示予予伏跡林下於世無所欣戚然於公之死不自知其悲且憤也可敦薄俗為詞以悼之其詞曰山有虎兮水有蛟欲禦其害予吾操吾刀匪力之弗敵予匪智之弗周時偶失利予竟殞身而弗救肆彼蛟虺予反起其仇人不念之予忍匿笑而聚尤終譽顯顯予莫贖其勞尚賈餘勇予神與化游浮雲騫予龍為翰覽故土予尉予憂予憂予曷瘳此悲風予大招

祭穎侍者文

吾宗授受不乳而轂機應氣感克類克肖子有令姿爰啓其要有聲春容如樂九奏庶幾吾宗可起其什寧有鬼神頽我弗祐有生芸芸萬化一囿生之維艱既毓既茂我刈我穫胡剪我秀人猶念之我心孔疚



物有不齊將誰歸咎我祭而享矣辭以侑

祭徒弟行宥文

吾德薄多艱累諸徒以勞役而致斃者凡數人而汝最苦痛始吾起廢杭之鳳山汝來佐吾繕脩五年而寺完及遷中竺罹鬱攸之變克圖興復汝勞居多天曆之初

文皇以潛邸為寺召吾主之始未有稟給薪米鹽醢惟汝措畫元統間

上命鬻田于寺蠲其差稅而未得省部文下使汝請于朝一再往返萬五千里經涉四載風雨渴飢傷

汝肌骨吏文深刻甲可乙否勞汝憂思幸賴卿相愍汝之誠憐汝之勤啓奏

兩宮文移臺省官免稽逋數積千餘貽後人以安惠及百世觸契來歸嬰疾未覺予喜汝至露坐通夕吾欲退休命搃庶務汝辭以疾吾固不許豈謂竟死於是耶以汝之能吾愛之至不知速汝于死汝亦忠勤不逆吾志死不辭勞汝在京都奔走官事或終日不食吾書責汝過於儉苦無靳口體而戕其生以貽吾憂孰謂驗於今日也吾住山一無所成而累人以死不能為汝師矣遺恨冥冥可勝痛毒吾受命



先帝開創茲山欲弘吾祖之道訓迪後人必資於居室食用而所以命汝者為衆也非為己也期於報先帝而弘吾祖之道也而今則已矣吾疾日加雖退而未能去譏謗蜚生無寧日矣況復失汝而任吾事者誰歟汝初入都吾與汝金汝慙不足罄私橐以行歸不求償而歸其贄幣之餘纖介無取又良難也汝忠於師勤於衆為善而不蒙其福人所與而天奪之何如也彼貪無厭竭于貨而覆厥事而壽而康者又何如也而果因施報之說為虛矣或謂業感三世得非畜於今而豐其報於身後若是固有之而昧昧者不得而知也汝力疾危聖念佛而化佛即自性念念不昧無係於身之生滅世之延促庸置忻戚於其間哉然至人不遺情達士不廢禮雖寓一哀何傷焉于以明師資之道盡死生之義我心汝靈洞然今古吾欲吾哭之不慟不可也

祭徑山元叟和尚文

公與先師齊驅宋季潛子器之雷動一世後七十年惟公獨在趙州汾陽高出行輩如見先師床下受拜榮我駑寒之歲我狂隘我來金陵不阻書誨我眷茲山翠華所屆倚公之重雄冠海岱累請于朝待命不至



胡以訃聞德音未沫濟北之宗顏焉孤寄承之何人  
化為異類所恃惟公庶幾知畏公復往矣而我何恃  
如舉九鼎界之孺稚胡力之任不顛以躓孰云潢潦  
可接巨泓孰云焦壤可沃霈霈猶不遐遺置我鑪錘  
有蒸其臨光吐虹霓尚聆後訓霆烈飈厲平生幾何  
萬古長喟吾宗是慟匪私我涕

祭高獨峯文

高公獨峯長老於至正二年七月十一日往赴海鹽  
天寧住持於九月廿八日示寂越二十日訃聞十月  
廿五日龍翔寺住持大訢設位於東菴披誦華嚴法

祭文卷十五

十八

朱

華妙典用伸莊嚴仍以湯茗之奠而祭之以文曰師  
友道匱汗合黨介子有卓識獨拔其羣始求其師凌  
霄集雲取友于何龍河之濱以道淬礪如歲與存潛  
子器之輔之以文追琢之妙蓋為璣璫衆羽翺飛集  
于鳳鸞庶幾吾徒以討以論彌年嬰疾尚接笑言列  
劑之聘歡動于隣我惜其去愬勞厥身方通安問隨  
以訃聞居然隔世曾不逾旬如戒長途出戶摧轅雲  
夫萬里飛不盡翰遺物不寄益感義敦猶懷慈母白  
頭倚門訃書故園聞者悲辛念子粹美無媿古人平  
生已矣徒薦蘋蘩尚享



祭瑛石室文

前育王石室法弟禪師以至正三年三月十七日示  
寂於吳江受經普向法院闍維獲設利齒牙不燼陪葬  
於受業祖三藏道法師之塔踰月訖至予以山門科  
徵稅糧無暇越八月十七日先師悔機和尚遠忌乃  
具位以配備湯茗時羞之奠而哭之以文曰寓形於  
化衆萬不同及觀其盡均於一空我痛石室天毓令  
質道昌于言玩華咀實四方仰之寐音仲靈載登玉  
几我祖是承胡病而窶寒暑莫禦我闔其卧僵起  
語遺物示意佛祖是貽死生永訣不忘歲規逾月臨  
訖設利腫臃表之宰堵如三藏公為位設奠書緩告  
罪先師諱日期子克配師友無人我何獨立道喪千  
載寧忍一泣尚享

祭徒弟寶滿文

汝親昆季四人從釋三為吾徒皆能効力汝兄赴都  
不返而卒曾不半載汝又繼沒孰不憐汝我痛何極  
我徒亦多獨汝溫克役汝于勞靡間朝夕寒暑渴飢  
奔走匍匐速汝于死繫我之慝孰非虛幻有生何益  
牽于愛忌如焚如溺吾嘗訓汝先聖是則大定如如  
常用而癖物我同體今古一息汝惟昭昭超然自得



我何不忘撫念疇昔汝有遺言散汝遺物吾與汝粟  
歲貸取乞心遇夏設供與衆同食石塔新成樹之松柏  
期與汝兄同葬汝骨汝聽吾言庶尉悽咽

祭文

十一

朱



祭蔣楙軒提舉文

至元五年九月廿八日方外辱文某謹遣使子收以湯茗齋羞之奠致祭于楙軒蔣君提舉之靈昔在鳳山有田陽蒸力殫于理射不及貫所賴令子以掖以援入承教命出叶成筭式登公堂和樂衍衍爰念先君早即于寤與公同年公老益健每接公顏惕然深眷令子才敏鸞濯席奮復忝同甲愧我賤困跡阻方外情均童州我遷官寺音書靡聞遽聞公訃失叫驚惋義有不忘脫驂舊館亦有挂劍擬荅一眄矧接綢繆婆娑歲晏世之所畏死生之變惟神不乱古今夜

祭文卷十五

十一

旦能鑒余誠千里一瞬如平生歡泛此灑之尚享

空輿蔣公提舉之喪方外文某既遣使祭之聞葬有期不克躬與執紼復令兩序比丘廷俊聖齋特往致奠而寓之以詞曰人之文好有異而同奚戚疏之是較惟事合而義從始余錢唐之匡徒寄孤立之微蹤念弗留而弗構寸坐棄以罔功賴令子之相成扶弱植之秋蓬承諸言於疇昔陶萬化於春融悼書疏之契闊話魂夢於音容彼懷惠之弗忘而蜡亦祀于坊庸矧厚施而弗報無寧介而不通慨死生之夢幻等聚沫之飄風惟昭昭之不昧罔將挈天地而騎鴻濛軼



八極以超萬古如循環莫知其終則吾之不遺情而  
循禮猶將委順于化中非有得於神會之外夫豈跡  
局而情封公來歎只獨鑒予衷

六一五子

廿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公來歎' and '只獨鑒']*







